

南京土話說飲食

民以食爲天，所以飲食自古以來就是百姓永恆的話題，這在南京土話中也同樣如此。所不同的是南京土話中有許多對於飲食的特殊說法，它們中有的饒有情趣，有的讓外地人聽來會感到一頭霧水。

如果有一種食物或菜餚味道很鮮美，老南京人就會說它「透鮮」。透字在這裡作滲透解，若食物或菜餚鮮得都具有了滲透性，它能不鮮嗎？至於頂極的鮮，在南京土話中是「鮮掉?（上?）」。試想，鮮美得讓人落下了上?的食物可不就是頂極的鮮了嗎？

要是菜餚中的油多得膩人，用南京土話說就是油多得「閻人」；而要是菜餚中油水少了呢，在南京土話中是「閻人」，即閻人身上的油水。混在一起的剩飯菜在南京土話中被稱爲「惡水缸」，即泔水桶；這種稱謂可是有點令人作嘔了。說到不潔乃至變質的食物，南京土話則以「五老七傷」稱之。五老七傷與亂七八糟意思相同，而對於這樣的食物，還是不入口爲上。

吃飯一詞在南京土話中的說法較多，有「填肚子」、「餵腦袋」等等。如果在中餐與晚餐間加餐，用南京土話說就是吃「下週」（何以如此說，尚不得而知）。土話稱花自己的錢吃飯爲「蜻蜓吃自己的尾巴——一自吃自」。管讓別人請客叫「敲竹槓」。吃白食在南京土話中是「吃白搭」，而請別人吃飯則是「做東」。如果是幾個人湊份子聚餐，那在南京土話中就是「抬石頭」，它源自於抬石頭需數人合作之意。

到了餐桌邊，飲食方面的南京土話就更多了：菜餚豐盛的筵席被南京土話稱爲「三鍋四灶」——用上了三口鍋與四座灶的筵席能不豐盛嗎。對於服務好而人氣旺的飯館，南京土話形容其爲「響堂亮灶」。稱呼或形容餐館用餐者的南京土話也很豐富。如果一個人很貪吃，吃得又猛，就會被別人叫做「餓癆」，即餓得要命，見

主色的轉換

回顧這一輩子，我覺得自己經歷了三個主色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時期以紅色爲主，第二時期以灰色爲主，現在第三時期正努力以綠色爲主。

第一時期三十多年在中國。自幼看到的是儘是紅色：紅旗，紅領巾，紅領章，大紅榜，大紅花。喊的是「又紅又專」、「紅心向黨」口號，唱的是《繡紅旗》、《紅燈記》。到了「文革」，更是一片紅海洋：紅衛兵，紅小兵，紅寶書，紅袖章，紅色江山，「全國一片紅」。最常用的形容詞是「紅彤彤」（「紅彤彤的天，紅彤彤的地」），新聞報道總是說偉大領袖「神采奕奕，紅光滿面」。

我知道，從一個舊社會過渡到一個新社會，會有不計其數的人灑了鮮血，拋了頭顱，這個新社會是用紅色的血換來的，所以理所当然把紅色定爲社會的主色。小時候戴上紅領巾——紅旗的一角，就覺得很光榮、很驕傲。就是「文革」剛開始時，也曾被紅海洋激動過，後來才逐漸覺得紅得太過分，紅得太耀眼，連不該流血的地方、不該流血的人都流血了，而這種流血本來是可以不發生的，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違背「紅色」原有的神聖意義的。

傳奇色彩的古代狀元

狀元是中國科舉制度諸多名詞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個。是創始於唐代，完備於宋代，延續至元、明、清，長達一千三百多年歷史。進士第一名爲之狀元。

「狀」取自「投狀」，「元」即爲第一，居首之意。唐朝時規定，各州貢送到京城的舉子，應試之前要向禮部呈遞州裡的解狀和本人的出身履歷等親狀，統稱爲「投狀」，也就是報名。考試及格後，禮部將新進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呈報給皇帝，稱爲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狀頭。當時祇分甲乙等，無狀元之名。到武則天授元年（六九〇）首創殿試之例，對禮部的考試再行覆試，這才開始把按成績排在最前面的稱狀頭或狀元。狀元之名，自始而起。從唐朝到清朝的一千三百年中，共開科考試七百四十五次，有據可查的文狀元共錄取六百五十三人。

歷史上第一位狀元
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文狀元出自大唐科舉第一狀頭的孫伏伽。孫係河北邢台清河人氏。李淵在長安稱帝后，舉行科舉考試，孫伏伽名列榜首。敢於誠言直諫的孫伏伽，對皇帝李淵說：「隋朝是因皇帝不聽取誠實的忠告才滅亡的，陛下要吸取教訓。再有才華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國事都想得到週全，祇有善於用人、虛心聽取意見才能治國。」李淵覺得孫伏伽是爲國著想的忠臣，於是就任命他爲治書御史。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貞觀五年，孫伏伽審理一樁案子有失誤，被罷免官職，不久李世民又重新起用他爲刑部郎中。有一天，唐太宗正要外出打獵，這獵孫伏伽匆匆趕來，一把拉住馬韁說：「陛下打獵，遊獵林中，是很危險的。一旦有三長兩短，誰來主持政務？」正在興頭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便耐著性子說：「我今日開著馬車，又不貪戀女色，祇喜好打獵，想藉機會出去走走。也帶了十來個侍衛，有什麼不放心的？」說完登鞍上馬。哪料到，孫伏伽把馬韁纏繞在腰間，跑在馬前說：「陛下今天出門，就請從老臣身上踏過去，我願意用死換取皇上對誠實忠告的採納。」唐太宗大怒，說：「你不知好歹，來人把他給我拖出去斬了。」幾個武士立刻把孫伏伽抓在手裡。而孫伏伽面無懼色地說：「夏朝的關龍逢因直言進諫而被殺，我情願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見，也不願意再侍奉你了。」這時，唐太宗笑了，說：「我不過是試一試你的膽量，你真是一個誠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啊！好，那朕今天就



著飯菜便不能自己了。對於這樣的用餐者，在南京土話中還有一種稱謂，那就是「菜蒲包」，形容吃時嘴裡肚裡填滿了菜，像個塞滿飯菜的蒲包一樣。若有人吃得過飽，吃到肚裡一點也裝不下了，那麼用南京土話來說，這就是吃到了「衙門口退財」的地步。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過去的官府衙門是「有理無錢莫進來」。假如官府衙門居然退財了，那祇能是衙門裡的錢財多得裝不下了。這裡把嘴比作衙門口，把吃得撐不下喻爲衙門退財，既形象又不乏幾分幽默。此類土話還有不少：如說吃得過快是「三天沒吃飯」；吃得太慢爲「細巧」。吃相難看被說是「窮吼巴拉」，吃得過少被稱爲「吃貓食」等等，不勝枚舉。

兒童多嘴饞者，他們不但愛吃零食，而且往往吃相不雅；因此也就有了許多有關孩子們飲食的南京土話。對於一天到晚零食不斷嚼不停的孩子，家長們有時會用南京土話說他們是「老鼠摸著蜜劑?（存放蜂蜜處）」。這是個很有趣的比喻，試想老鼠找到了存放蜂蜜之處，那還有個完嗎？以此來形容孩子好吃真是太形象了。吃飯時，有些孩子嘴裡會發出吧嗒聲，讓人聽了很不舒服，這在南京土話中就是「唧嘴兒」。吃飯時愛說話是不少孩童的通病，話說多了，家長往往會訓斥道：「不要嘴打鑼舌打鼓的，連吃飯都堵不住嘴。」有的孩子吃飯不細嚼慢嚥，三下五除二便完事。這時，一旁的家長又會發話：「你是三劃兩不劃就吃光了，還是個底朝天，吃了個狗兒乾淨嘛」——形容孩子吃得快，且吃得精光，碗碟乾淨得如同狗舔過一般，讓人忍俊不禁……

南京飲食土話廣泛流行於這的民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裡的飲食民俗風情，折射出了這的人注重飲食禮節，說話形象風趣幽默的特點，因而也是外地人瞭解南京人及其飲食文化的一個途徑。

第二時期三十年在美國。這是一個反對「紅色」、製造過「紅色恐怖」的國度。這裡，人們不唱《國際歌》，也不談「紅色理想」。我們看到的是「驢」和「大象」的競爭，還有外星人ET的來訪，吃的是漢堡包和炸雞，聽到的是米老鼠的叫聲，唱的是貓的「回憶」。這本應是一個與「紅色」相對立的「白色」國家（中國批判過的「白專道路」的就是美國式道路），可我倒沒有感到過白色恐怖。它的主色究竟是什麼呢？真說不上來。這種主色的不明朗性其實就是一種灰色。美國既有白人，又有黑人，我生活在黑人與白人之間，而黑白之間的顏色也就是灰色，加上美國確實有不少消極頹廢、也即持灰色人觀的人，那麼把「灰色」當作美國社會的主色不就非常貼切嗎？

第三個時期剛剛開始。不論在美國和中國，顯然都已扯起了綠旗。「走向綠色」，已成爲新世紀各國的共同口號。大家都在討論如何保護自然、節約能源、開發新能源、降低地球氣溫、保持空氣和水的潔淨。綠色將成爲許多國家的主色。你看在美國，現在有多少由「綠色」當頭的新詞語：綠色革命，綠色經濟，綠色能源，綠色環保，綠色生活方式，綠色工作，綠色企業，綠色商機，綠色市場，綠色建築，綠色屋頂，綠色藝術，綠色博覽會，等等，甚至還有把骨灰灑在森林保護區的「綠葬」。很好，社會主色的轉換標誌著時代的進步、文明的提高。讓綠色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福祉，更多的快樂吧。

不出去了。」
歷史上唯一的狀元駙馬
我國古代民間，認爲「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許多文學作品和戲劇都大肆渲染「中狀元、選駙馬」的逸事，似乎狀元是駙馬的首選。其實在各朝代有名有姓有事跡可查的六百多名狀元中，真正的狀元駙馬僅有一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河南滎陽人鄭顥壬戌科進士第一人。這位年輕英俊的狀元被唐宣宗看中，要將自己心愛的女兒萬壽公主許配給鄭顥，招爲駙馬。於是宰輔白敏中極力出面促成好事。本來鄭顥早有婚約在身，中狀元後打算迎娶盧家千金，卻被白敏中插了一槓子。
宣宗親自爲鄭顥與公主完婚，拜爲駙馬都尉，又提升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儘管宣宗對他格外優待，但鄭顥心裡一直不快，婚後兩人生活得並不幸福，雖然心裡懷念盧氏女，又不好向宣宗和公主表露。祇好向媒人白敏中發洩，一有機會就給白敏中顏色看。

一次，白敏中向宣宗訴苦，宣宗打開一個大箱子給他看，說：「這裡都是鄭顥彈劾你的一箱奏章，我知道其中原因，所以都壓下來。」
歷史上唯一的女狀元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洪宣嬌建議其兄洪秀全開科取士，並設立女子科舉制，女科主事洪宣嬌爲了抨擊男尊女卑，議題爲《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應試三百多名女子中，唯金陵妙齡才女傅善祥，才思敏捷，引古論今，列舉歷代巾幗英雄的豐功偉績，有力的批駁了「女子難養」的謬論。經評議，傅善祥成爲太平天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狀元。先後在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府裡掌管內外政事文書，出謀獻策，運籌帷幄，成爲天王、東王得力的女謀士。後封爲東殿尚書。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後，鑒於軍事行動的需要，將十三、四萬隨軍家眷單獨組織起來，擔任後勤工作，稱爲「女營」。定都天京後，改稱「女館」，嚴禁男子入探，夫婦同居。可是天長日久，引起不滿。傅善祥便婉轉地向東王進言：「天王在永安時，答應攻下金陵爲登天宮，許夫婦團聚，今仍不准有家，不足服衆」。東王與天王商量後，接納傅善祥進諫，撤銷女館，許夫婦回家團聚，年輕未婚女子亦令婚配，這樣一來，既減少了軍費，又平息了怨言。

雨中遊西湖

來，除了自然景色，還形成了豐富的人文景觀。西湖是杭州的象徵，到杭州不遊西湖，算是枉行了。

古人讚美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黛。」想來說的是西湖醉人的春日。我們是在夏日來到西湖的，又有幸遇上了浙浙瀝瀝的小雨。細雨潤如酥，愜意至極。遠眺，湖上泛起淡如炊煙的雨霧，湖面則被籠罩在淡淡的雨霧中，湖中有綠樹覆蓋的小島，濃重的黛色也被雨霧揉淡了。遠處的遊船，如朦朧的剪影。

我們沿著蘇堤從西湖上穿過。明代有杭州人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志》中，記述蘇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那花是桃花，柳以垂柳爲主。可惜盛夏，桃花已變成拇指大的桃子了。如今，遮岸的柳樹桃影間，已夾雜了許多高高低低的其他樹木。橋還在，淡青色的橋板、橋柱及柱頭的石雕都顯示此橋已非故橋，亭更是早無蹤影。想當年，柳綠之中桃花妖嬈，桃柳相偎；石橋之上有亭翼然，橋亭相守，怎不令騷人墨客悠然生出許多情懷。今日的蘇堤雖不見了古貌，堤面也鋪了柏油路，但路兩側的樹木在路上搭成了一道天然的長廊，石欄雖是新修復的，卻依然保持了古貌。路上的行人雖無了古裝，那色彩繽

北京暑熱之季，西郊海澱陽台山上的大覺寺卻清涼如許，許多老人、遊客在此徘徊一日，品茶靜坐以消溽暑。

大覺寺始建於西元一〇六八年的遼代，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因爲寺內有清泉流入，所以又名「清水院」。寺內到處充滿著歷史的滄桑，遼代石碑、明代建築、清代皇帝題字等等，隨處可見。

大覺寺是西山八院之一。元時大覺寺曾一度改名靈泉寺，直到明宣宗朱瞻基時，撥重金重修靈泉寺改名大覺寺至今。清康熙朝皇四子雍親王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並與當時寺內主持迦陵和尚打得火熱，甚至在雍正爭奪帝位中也曾爲其出謀劃策。雍正即位後迦陵和尚成了當然的國師。
大覺寺坐西向東，這種建廟形式順應了遼、金時代崇拜太陽的模式。整座寺廟建有山門、碑樓、功德池、石橋、鐘鼓樓、彌勒殿、大雄寶殿、無量壽佛殿、大悲壇等建築，奇怪的是寺內沒有哼哈二將殿，這在中國北方的傳統寺廟中是極爲少見的。

大覺寺內建築依山勢層疊而上，自東向西由四進院落組成。寺內廟宇建築多是清代重建而成。殿宇雄偉古樸，佈局深廣嚴謹。寺內後山是一處別緻的園林。
玉蘭花是大覺寺裡的一大美景，也是大



在寧波，原想到城皇廟造訪一下城皇爺，卻不想那地界全部讓賣風味小吃的攤販佔領了。城皇爺沒拜到，卻大嘗了一通美味，更不是虛此行了。

因爲趕上大雨，廟的外貌未及注意，一頭闖進廟內，那景象頗令我興奮。雕樑畫棟油漆尙新，地面鋪著方石板；一個個攤位亮著各自的招牌，顯著各自的手藝；高矮胖瘦，男女老幼，各色食客，摩肩接踵。廟內，各種食物的味道混爲一團，生魚蝦的腥味；熟螺蟹的鮮味；各種肉類的香味；油炸臭豆腐的臭味；還有各種佐料的辣味酸味……各種聲音混雜不一的歡喜。
在鐵板上被燒烤的吱啦聲；鐵鏟在鐵鍋中的翻炒聲；小販們彼此此起彼

讀黃裳的《珠還記幸》，記到廢名一節，說魯迅論到廢名的《竹林的故事》爲「沖淡爲衣」，這實在是好。

廢名的文字，我二十出頭就讀得很熟。說是熟，也就是我見得到的那麼幾篇：《桃園》、《菱蕩》、《洗衣母》。廢名的文字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不多見的，後來我在北京沙灘的四五書店買到過一本影印的開明書店一九三二年出的《橋》，真是歡喜得不得了。我在書中記了長的一段題跋，現在讀來，頗爲有趣：「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我與好友龍冬君騎車到沙灘購得《橋》，之後兩人便抱書到景山公園東門外綠化帶，是午後，有蟬在樹梢上叫，有遛鳥的老人騎車而至，我們坐一樹蔭下，抽煙，聊天，謀出《四人故事集》一書，兩個有志於文字的青年做著關於未來的夢。」

這本豎排的《橋》，後來我讀過多遍。第一遍讀完，我曾在書後記道：「一九九一年於湖北黃州的午後讀完。文筆清淡，文體簡潔。沖淡爲衣，稚拙爲本。值得做法。」在寫這篇小文時，我從書櫃裡抽出這本已發黃鬆軟了的線裝書，用手指指著目錄：《金銀花》《史家莊》《井》《落日》《洲》《貓》《萬壽宮》《閨學》《芭茅》，我今天見到這些熟悉的文字，心裡仍舊是有說不出的歡喜。

我實在是喜歡廢名的。
爲什麼不重印《橋》呢？真該把《橋》和豐子愷的漫畫印在一起去讀。爲什麼不是豐子愷爲廢名的小說插圖？——豐子愷爲魯迅的小說插過圖吧？「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廢名的筆下多爲兒童，但廢名的作品不是兒童文學。他筆下的那些孩子啊！他的鄉村，是真正的鄉村，他是鄉村風俗畫。廢名的詞彙是那麼的少，他的文字又是那麼的準確。讀廢名的文字，最宜在鄉村，或者，月夜的山村小溪旁。我曾在炎熱的夏天桐城的一個山腰的茅棚，一個老太太賣水，可是一個中午沒有一個人經過，她就那麼坐著。蟬在鳴，靜極了。茅棚中涼風陣陣，棚外長著一叢美人蕉，開著火紅一樣的花；這裡，那裡，開滿了各色野雛菊！我躺在那午後的寬板凳上，任涼爽的风從我身上颳過，我於是想啊！這是最適合讀廢名的地方了。我想著便讀出了聲：「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好白的水光。團團的小葉也真有

如果祇在杭州盤桓小半日，遊西湖便是最佳選擇。

西湖古稱明聖湖。據傳漢代湖裡出現過一頭金牛，當地人認爲是吉兆，故得此名。環湖三十里，數千年來，除了自然景色，還形成了豐富的人文景觀。西湖是杭州的象徵，到杭州不遊西湖，算是枉行了。
古人讚美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黛。」想來說的是西湖醉人的春日。我們是在夏日來到西湖的，又有幸遇上了浙浙瀝瀝的小雨。細雨潤如酥，愜意至極。遠眺，湖上泛起淡如炊煙的雨霧，湖面則被籠罩在淡淡的雨霧中，湖中有綠樹覆蓋的小島，濃重的黛色也被雨霧揉淡了。遠處的遊船，如朦朧的剪影。

我們沿著蘇堤從西湖上穿過。明代有杭州人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志》中，記述蘇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那花是桃花，柳以垂柳爲主。可惜盛夏，桃花已變成拇指大的桃子了。如今，遮岸的柳樹桃影間，已夾雜了許多高高低低的其他樹木。橋還在，淡青色的橋板、橋柱及柱頭的石雕都顯示此橋已非故橋，亭更是早無蹤影。想當年，柳綠之中桃花妖嬈，桃柳相偎；石橋之上有亭翼然，橋亭相守，怎不令騷人墨客悠然生出許多情懷。今日的蘇堤雖不見了古貌，堤面也鋪了柏油路，但路兩側的樹木在路上搭成了一道天然的長廊，石欄雖是新修復的，卻依然保持了古貌。路上的行人雖無了古裝，那色彩繽

覺寺的標誌之一，每年春天，大覺寺裡都會舉行玉蘭文化節。大覺寺裡有株古玉蘭，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了。這棵玉蘭是原來大覺寺的住持從廬山移過來的，所以它是南方的玉蘭而不是本地的玉蘭。從（清代）雍正晚期就移到寺中來了。每年到清明前後開花。這株玉蘭木本比較矮，不是很高，但是花冠很大，花瓣開得比較肥厚，真的是像冰清玉潔的，所以歷代吟詠這棵玉蘭的詩文也很多。每年春天，這株玉蘭花大香鬱，千枝萬蕊，花鮮而不艷。每逢花期，朵朵銀鉤競相開放，使人眼花繚亂，留連忘返。大覺寺的玉蘭姿、色、香、

均爲北京之最，堪稱一絕。大

覺寺裡的衆多古樹中，還有一株高大而古老的銀杏樹，俗名「白果王」，要六人一起才能合圍起來，濃蔭可蔽半個院落，據說已經盛茂千年之久。

一九九七年，大覺寺院中成立了明慧茶院，在大覺寺內各處設有茶室，還建成了紹興菜館。大覺寺裡廢棄的僧房改爲客房，還有豪華套房。此外，寺內還改建了會議室和其他娛樂設施，院內的空地上也擺了很多明慧茶院的躺椅和茶桌。此後，茶香就和花香、古樹一起成爲大覺寺的一個特色。

大覺寺內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歷來都是文人墨客流連的地方，也留下過不少美麗的詩篇。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朱自清就曾在遊覽大覺寺的時候寫了一首名爲「遊戲之作」的新詩：「大覺寺裡玉蘭花，筆挺挺的一丈多；仰起頭來帽子落，看見樹頂真巍峨。……上帝一定在此地，我默默等候撫摩。」

的叫賣聲；食客們呼朋喚友的呼喊聲；小孩子興奮的歡笑聲，聲調高低各異，還夾雜了許多東西南北的方言。還有各種鍋中煙氣騰騰，水鍋裡升起裊裊的霧氣；油鍋上飄浮著透明的白煙；鐵板燒衝起陣陣油水交加的煙霧。

我很喜歡這小吃街的氛圍。其實，附近也有幾家頗有特色的風味小吃店，店堂窗明几淨，店面清潔整齊，服務生統一著裝，器、食及食物之形色亦皆統一，完全是工業化的現代風味小吃，絕對衛生，卻很難傳統。不知爲何一看那一塵不染的櫃台上，一溜排開的一碟碟，一碗碗小吃，我突然想到電影《摩登時代》中，卓別林

在工廠流水線上揮舞著兩隻扳手的滑稽景象。這是完全不搭界的兩件事，但都體現了工業化生產不變的一致，卻讓我食慾巨退。

我喜歡城皇廟裡，那如《清明上河圖》一般的市井味道。石板地面有點髒，卻不污穢，聲音有些嘈雜，卻有生氣，即使相同的小吃，由於各家獨特的手段，也使其有著各自的味道。手工作坊與生產線的製作，實在不可同語，一種是獨特的，一種是標準的；各有各的精彩。

城皇廟的風味小吃

趣。芋頭，小林吃過，芋頭的葉子長大了他也看見過，而這，好像許許更多的孩子赤腳站在水裡……」

那個夏天我也曾在皖南一個叫東園的小村莊，那是怎樣的月夜啊！月光紗一樣的大幔鋪下來，溪水在各色圓石上流過，咕咕咕的。我坐在溪旁，那月映著我。全世界彷彿都靜下來，聽我朗讀廢名：「冬天，萬壽宮草車也沒有了，風是特別起的，小林放了學一個人進來看鈴。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著它響。」

——「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著它響。」這句話寫得真好！

那些鄉間的溫涼，鄉間的人情，都在廢名筆下。這樣的兒童現在是沒有了。這樣的鄉村也祇有在我童年的夢裡。

我讀廢名也可能是出於我的自私。小林的童年最宜於我，我在童年的鄉下。高郵湖畔的鄉村。一個大湖，竹園包圍了我家三間茅屋，每天早晨去看竹子的芽，它長得真快！黃黃嫩嫩的嘴，很快就泛青了。竹園溝裡的菱，紫紅紫紅，一掀，結得滿滿的！釣魚，用鵝毛的浮子，嫩紅的蚯蚓，浮子一送一下，再送兩點，輕輕一提，哈，一條鯽魚在竿頭亂翻！那鱗是多麼的乾淨！那溝塘裡的水是怎麼的清冽！

我讀廢名就是這樣，是小林走進了我的生命，還是我走進了小林的童年？我們融合了，童年，生命，糅雜在一起。

現在可以是這樣去讀：這些文字已經是老朋友了，你也已進入中年。晚飯後一切停當，泡一盆齊小膝的熱水，倚偎在籐椅上，腳丫子在水中吧嗒著，翻開一頁，細細去讀。一本《橋》太短了，要省著些。每晚讀一節吧！像孩子吃糖葫蘆，先是用嘴玩一會，每次吃一粒，再舔一下下一粒。

而你的腳在水中吧嗒，你很快活，也很受用。不妨這樣去比方：這些文字，可以是一服良藥，滋養精神；可以是一劑補品，延綿壽命；可以是一支鄉村音樂，和諧內心。

沖淡爲衣